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將帥才略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
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但知
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
出漕陝右上囑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宣力鄉
善待之

玉壺清話七卷

李繼隆

將帥才略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
 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但知
 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
 出漕陝右上囑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宣力鄉
 善待之

王壺清話七卷

李繼隆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往來覘兵勢
中途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曹堅不傷太
祖欲使用謂曰昇州平時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
內侍數人皆伺城陷事求獻獨請赴關太祖許其來提會有机時當入奏皆
不願行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
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提至太
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提
之上遂除莊宅使玉壺清話五卷

曹武毅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有名
謂之同宗翰有宏傑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
吾日當直太宗詔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曾因國難披
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光勒
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為東路總
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逆風至帳翰促令擐帶曰寇至
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以
部分功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自陸棲失依據也而
足多有救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

此並玉壺清話七卷

范文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
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
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
命至慶州約范文正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
卒氣沮當自謹守以現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
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嘆曰公於此乃不及
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

乃公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
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
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
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止者
父兄妻子號於馬首幾千人皆持故衣紙招魂而哭曰
汝皆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
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
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時是
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七卷

曹瑋

曹特中將薨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璩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
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煒不如瑋已而果然瑋
知秦州嘗出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下之
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聊命遣
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
諱：不聽卒誅之軍中懾服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
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

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
前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
乃用僧聊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
射者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
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
之瑋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至虜陣前
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遁瑋
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
壕西蕃由是懼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於瑋則加手

於頂呼之為父云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
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
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聊虜聞之亟歸告
其將盡殺之凍水紀聞

李繼倫

端拱中或言威虜軍糧運而不續虜乘其虛將欲窺
取朝廷亟遣天府李繼倫倫發鎮定卒萬餘護送蜀粟
數千輜重得實其虜虜謀報之率精銳萬餘騎邀於
中道時尹繼倫為沿邊都巡檢領步騎千巡徼邊野

忽當虜鋒虜蔑視而不顧迺欲前掠繼倫謂麾下曰
虜氣銳於進吾當捲甲啣枚掩其後以擊之貪蛇勇
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聊遂飽秣飲膳餌其夕懷
短兵嘿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去我軍將近遂
釋鞅會食罷將戰舉兵一塵如拉枯折朽胡為越且
舉七方食短兵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皮
室者虜相也分飛潰亂自相蹂踐址窺之意遂以繼
倫面色黎黑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
著作孫崇諫陷虜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庭事崇諫

備奏唐河之役上始盡知之嘆曰奏邊者忌其功不
狀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處加防禦使

王壺清話七卷

許驥

許驥知益州歸首奏乞預為劍外之備上怪問之驥
曰臣解秩時實無烽警富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
料之但恐狂嘯不測既而非久李果順叛時皆伏其
先見

王壺清話八卷

張鑑

李順叛朝廷命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尚書詠知益

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狠詠密奏乞命近
臣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召對後
苑門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
聞使命遽至貿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
安撫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喜納果以川峽分為益
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並王壺清話八卷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
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在鎮州日因出獵行德

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岸駐馬問之怪所
負薪異於常令左右數人不能舉竒其材因留帳下
後至鄴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深誓不與
契丹同生徧刺其軀作赤心殺契丹字湮以黑文反
其唇內亦刺之鞍韉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或刺
繡駐刻朱熏為之召善黥之卒橫劍於膝呼其家責
以受重祿無補報當黥面為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

然者立斷其首舉家皆號泣謂婦人黥面非宜願刺
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延一舉子亟走不敢還
顧贊曰是家必與我異卒不留之矣贊作破陣刀降
魔杵鞭撲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烏駐緋抹額慕
尉遲鄂公之為人自稱小尉遲母姓李拜鄭州靈王
像為舅自稱甥生以祭子病割股肉以為羹食之數
子亦有膂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搶鬪張挽強持
箠挺相擊撻殆無完膚幼子緣百辟服襁褓持登城
樓擲於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為忠佐都

軍頭每至直舍中內侍近臣多環繞之贊取佩刀刺胸出血召從吏濡墨為書奏言乞捍邊殺虜內侍或戲曰何不割心明忠贊笑曰我非愛死但契丹未滅徒虛擲其軀耳出刺保州奏太宗曰臣服飾奇異所過必觀者壅道願勅郡縣發卒遮列清道上笑而不許至團練使領軍頭

郭進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刺史團練使國初選洛州防禦使為西川巡檢以鎮太原進御

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太祖曰遣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捧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頭與晉人戰多退却進斬十餘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閱武厲聲曰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三而郭進小遠鄴度遽殺之誠如此龔種健見亦不足供矣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命戮之甚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軍精勇無敵上為治第令廳堂悉用瓦甃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進事國

盡忠我待之豈不以吾子有何不可哉太宗征太原北戎自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以進以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為不法屢以語侵之欽祚心御曰誣以他事進不能甘自縊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不復用楊文公談苑

曹太尉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遵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灸瘡愈癩大數寸蓋用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

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其食即其隊發比至水飯則旋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東齋紀事

又

唵嘶囉唐蕃贊普之後據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羗城聞賊已過畢剗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有所持皆白

楷毛速以脩刳膚而瑞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勢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并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視林薄間中復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哨氏自此衰弱矣

東軒筆錄

二卷
楊無敵

楊業麟州人侗儻任俠以射獵為事所獲比同輩嘗倍謂人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劉氏至建軍雄鄴度頻立戰功國人號為無敵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釋縛授大將軍數月擢為

防禦使以其知邊事俾為三交部署知代州虜寇馮門北日南嚮業從後擊之虜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中副潘美進討自雲應路以王侁劉文裕監其軍連接雲應寰朔四州次築乾羽會岐溝大軍不利班師美部遷四州民於內三虜齊妃及耶律漢寧北皮室五押惕隱衆十餘萬後陷寰州業謂美等曰賊盛未可戰朝廷指令取四州民今保額岳出大石路先遣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即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虜必悉衆來拒即今朔州吏民忿入

石碣谷分強弩千人覘谷口騎士援於中路三州之衆萬全侯旣沮之曰今精兵數萬何畏懦如此趨馮門北州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旣曰君使素號無敵逗撓不戰豈有他志乎業泣下曰業非愛死也但時有未利緝殺傷士衆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君先死耳即部帳下騎兵數百人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羨曰業本太原降將當死上不殺寵以爵位委我以兵柄顧願立尺寸功為報豈可縱虜不擊而懷他志哉

今諸君責以避敵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口曰公於此張步兵分強弩為左右翼為援業戰至此以步兵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羨如其言與旣等陣谷口自寅至己旣使人登托還臺望以為虜寇遁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羨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聞業麾兵却走業至暮谷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哭再率帳下決戰身被十數創業撫下有恩時從卒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儻鳥獸散尚有得還天子者無與我俱死軍士皆泣不肯去其子

近時死之業獨手刃數百人後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為奸臣所逼致敗何面目虜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寃之聞者為流涕上聞之旣文裕並除名配隸諸州厚贖業家錄其五子詔褒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業子延朗驍勇為邊將有威名戎人畏之揚文公談苑

崔翰

太原既平劉繼元降隨鑾輿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遽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

奏曰當峻坂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敢取後恐噬臍上然之故塞北伐功將集而班師曰整旅徐還亡何至金臺王驛師失利間或南潰者數千驛騎上遣翰以兵追之奏曰願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願請單騎獸往可携之而歸上許之翰策馬獸往追之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耳何傷勿还主重天鑒處置將明君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父母妻子憶恋之情耶上特遣吾邀尔輩同還宜知幾速反眾稍遂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鷄

犬亦不鳴上喜 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繫者 玉壺清話七卷

又

崔翰風儀偉秀有勇為天武左廂主太宗親征太原而講武於西京時殿前都將楊儀失音不能言指揮非便命翰代之翰執金鼓周旋進退軍容甚整上悅遣中使密以金帶賜之曰此我藩邸時所服者曰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政多門武經廢紊也後為殿前都虞候從平晉陽時軍士立功

未行賞賚遽有平燕之議諸將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舉乘行之勢取之甚美上信然之既而范陽班師至金臺驛中黃門閤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面而潰上令翰率衛士十餘人止之翰請車騎送往告諭衆稍定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後遷領節鎮

楊文

公談苑

張文定

皇祐末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張文定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蕃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伏

乞祭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
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欲入寇者前後甚衆皆無
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祭京畿兵以赴之警動遠近非
計也請少頃自知上從之數日方定復奏諒祚已引
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為董氈所敗築堡於古謂州
之側而還 楊文公談苑

侍其淵

儂智高圍廣州廣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
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

與之降賊淵偶遇之謂之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
僕負擔歸其窠穴朝廷又誅汝父母妻子不若併力
完城豈唯保汝家亦將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
夜寢於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
有弓弩手乎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十餘人啣板
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
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乃走壕外及賊退淵
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為人特
出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強范堯夫

以為陰德之報云楊文公談苑

劉吉

劉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氣事後主為傳詔承旨忠於所事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幘頭短布褐獸負三二囊土為先道戒從使勿敢言使者密訪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賜之內侍石金振者領護河堤尤苛急自謂石爆裂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

與吉乘艇皆沒至中流吉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之當與君同見河伯耳遂蕩舟覆之金振號哭搏顙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復敢侵吉其父本燕冀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詣其第求拜後主事李氏子姓雖童幼必拜之執臣僕之禮後遷崇儀使其刺字謁吳中故舊顯僧壁驛亭但稱江南人劉吉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釣鼈集徐鉉為之序其首篇贈隱者有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決河有方路人目

為劉跋江名震河上 楊文公談苑

王隱

王隱本期門健步隸皇城司太平興國中河大決調
弩緣河丁夫數十萬塞之將下大捷合堤口日遣健
步數輩來往偵報將合龍門凡健步兩輩至上召問
云河決已塞水復故道隱續至其言亦然且云初來
時頗見津流未斷恐尚煩聖念上怒令拘之少頃報
至果水勢猛暴衝大捷復 注數郡上召隱慰諭立
遷小校自是或補擬親從列校必首記其名蒙超擢

至道初東宮建擇親衛指揮使二人已得劉謙尚闕
一名上曰王隱忠直不忘語可以補之後至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保順軍鄴度使隱無他能由一言之不
誑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積德者乎 楊文公談苑

張繼能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京原州自唐以來
陷於党項徙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和繼建議
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蕃郡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
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顯詩於聽事

曰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深
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畧忠直好談
論知治體全為大都內領郡並揚文談苑

王德用

直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坐
日衛士酒歌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
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
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
得不動人心耶后大嘆賞自是有意大用澠水燕談
二卷

龐莊敏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
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者
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所以王師屢敗由大將
不足以統一偏裨人自用故遇敵輒逃劉平以來敗
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果有智畧善用兵必能辦賊
願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制鄴賊平處置
民事則余孫冕余靖共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
嶺表平殄皆卿之功也澠水燕談二卷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閻少見而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皆北虜呼其名以驚小見其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射使者曰天子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澠水燕談二卷

狄武襄

一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揮使是時西邊用兵公材勇知畧類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狄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授以春秋漢書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大功登輔弼書勲史策配饗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揮使後顯貴天下猶呼公為狄天使

並澠水燕談二卷

二

狄青初^為延州指揮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蓋欲召見之會戎寇邊急上令圖其形以進後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侵夜吟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字般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善事上安忍為適以啟君臣疑心耳

東濟
記事

三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辰起諸將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惶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將官過關喫食方知青以徽服同先鋒度關矣

東軒筆錄四卷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董刊本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八

將帥才畧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郡陽五州各有蠻徭保聚依山
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
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
思得通蠻情習險阨而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州
徭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
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之可用因以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八

將帥才畧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郡陽五州各有蠻徭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而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州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之可用因以

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首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
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
槩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
被甲渡水歷山飛墜捷如猿獠又選親校二十人分
使諸蠻諭以朝廷懷綏之意莫不從而風靡各得降
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
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
本州官推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
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庫而邊境晏安由

神機駕駱用一再雄而已東軒筆錄一卷

魏能楊延朗

虜犯澶淵傳潛壁不戰河北支郡城守者多為菴諸
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
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
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
追躡轉戰未嘗一敗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鉄遂
城蓋由二將善守也東軒筆錄一卷

王觀文

王觀文韶始為建昌軍司理叅軍時蔡樞密提點
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
王調官關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
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皆示之其
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為可行後至掌秦
州機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幹蕃部自
是其謀浸廣欲盡取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為
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駟驗其
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既而鄯逵等又劾韶侵盜官物

興起大獄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斷然不疑
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岷壘岩而為熙河
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東軒筆錄五卷

翟守素

翟守素北海人太宗時以客省使憲州刺史徃征梅
山洞夷人值霖雨弓弩筋角解弛守素令削木為弩
平旦賊奄至衆弩盡發賊走平巢穴

李仲貴

李仲貴孟州人五路討繼遷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

署得對因言賊居砂磧逐水草便於戰鬪利則進不利則退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不來接戰欲追則人馬乏將守則地無堅壘賊若未平仲貴等何顏復見陛下太宗喜出御劍賜之後果無功追念其言命為并代副都署部 並東軒筆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真宗嘗曰漢忠知書好學帥臣不易得也累為保靜軍節度使每行師詰旦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無貸故所部無

盜賊性剛果不務小節好為詩慕賈島李洞之體以故群帥不悅後為邠寧環慶部署坐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襄州

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近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欲鬪將者乎問諸將無敢過敵者遵獨請行自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錘刀率百餘人進陷

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所殺者百人馬倒為賊所害
賊中皆嘆服其勇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
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
殿直兄弟亦差拜官

文潞公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
兩府叅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
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
惡鎬所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

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
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將築甬門以攻城
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
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岍下潛穿穴棄土
於水畫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
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指使
將之啣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
白軍士中有病者教人此不可請易之從之既出穴
登城殺守者垂縵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

牛突 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
槍援槍刺牛牛却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着花
幘頭軍士爭趨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
其上遂擒之左吉死於亂兵不知所所在彥博請斬則
於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
號於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种世衡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州堡寨多徒分兵
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盜內侵為邊患大理

寺簽書保大軍鄴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城脩之東可通河^東夷運路北可以扼虜
要衝詔從命之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
鑿地百五丈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
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耶命
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器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
乃大發既有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
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衡為內殿承制
知城事

二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衡少尚節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故人使拘繫之使自凭欄立膊上受杖二垂畢足或落膊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其日其人期其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三

後通判鳳陽知州王蒙章五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和謙使詣闕訟冤而陰為之內助

世衡坐流賓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絃奏雪其罪復衛尉寺丞知澠池縣葺館舍計什器乃至砧臼七筋無不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四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虛單芻糧俱乏世衡以
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
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
輒與之既人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
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中者得優處或有
過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
有疾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治之撫養羸屬
人得其懽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家
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

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歎不求益安運芻糧

五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
驗皆有狀廊延路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
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
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
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

六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環州

以屬羗多懷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羗屬心而青澗城已定因奏從世衡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亮詐難信且道險不平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服

七

胡首慕思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思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思慚惧請罪世衡咲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郡有二者使慕思討之無不克

八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督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以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伺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葷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橫
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嘗為原州患
其北有二川通於下慮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曆
四年叅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
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及出
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
三種酋長諭官以築此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
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
所得疾

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
樞者
數日青澗環州吏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
諤語所記誼

初落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
昊境為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
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不言世衡曰先誠之乃縛
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
昊使其妻子兄弟窸令之野利旺榮及劉浪唆分將

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為民服賫詣旺榮且遺
之棗及畫龜喻其早歸之意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所會元昊
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曰使旺榮遺邊將
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書意更
求通种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為絳洛
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
除三班借職

王罕

王罕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

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二從者終
數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曰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
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躍馬求救曰
賊圍城十縣人皆互相殺掠死傷蔽野罕曰吾聞之
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
老者也乃召其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
亡為賊矣請客集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於莊客何
以禦之乃召每梅村三尺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
百人又召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

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二令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三千人舡百餘隻製旌旗鉦鼓長驅而趨廣州蠻兵數十人來逆賊戰却之蠻皆斂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死登城子死於賊人家而不哭樹鹿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閩主簿黃固知州侍其淵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六月城上人不可

能立軍校請罕城下少息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賊所殺朝廷亦當族汝全部何之罕乃止士氣百倍蠻軍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弩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苗之乃自述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罕不自言廣固當圍城時最輸力日而唐勘有不足亦得罪成功亦不

任福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來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主簿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申十七日未明出兵城門非從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

業樂鎮十七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擣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小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政攻白豹城西斷神樹移來路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美主入城鬪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發時攻城郊時克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置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

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分彼族帳四十一擒偽署
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一百五十餘級虜牛馬羊橐
馳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身
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
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范雍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
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遠寨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
賊斫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縋下

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遂合衆屯
於州城之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
西之城後及兩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
矢石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
城將佐鎡盧守勅等謹條次其功乞超資酬賞以勵
後來又奏拷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寨主
供奉官蔡詠奉職曹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寨門
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
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右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

詔諸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克安遠寨主

王吉

一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築積備火箭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

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衆請髮髡衣服挾弓矢費糧詐為胡人衣縋而出遇虜問則為胡語答之兩晝夜出虜寨入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州指揮使

二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

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王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為王吉之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為頃之文宣繫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返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

無以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時又有張鄴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趙延進

趙延進屯定州契丹入寇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太祖賜八陣圖使按圖從事歸次蒲城虜大至翰等按圖布陣相去各有百步衆懼無鬪志延進曰不如人合而擊之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遂改為二陣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遷右監門衛將軍

並凍水紀聞

鄭工部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進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頓師之地俟秦民稍蘇開營積邊粟修五原故寨之地党項之首豪為我鷹犬若爾則不獸措安西亦可緩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十萬計西民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王壺清話八卷

二

鄭工部文寶為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赴蜀粟越澣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羗之語皆通曉鄭必知靈武之不可守故叅校使得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慎無開邊疲弊百姓太宗閱奏極怒接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建營田以積石瘠壘築為清遠軍三過貶郴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

果沒遂班師李順梗隴蜀賊龍包聚徒數千附之鄭必
知超棧以進分兵夜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車使蜀
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楫下峽數百里
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太宗終怒藍山任滿更移枝
江京山二縣落五牢滿六年方復湘山野錄續卷

唃唃囉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唃
唃囉遣使李波末東瓦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
亥樞密院奏唃唃囉前妻今為尼已有二子曰瞎毡

磨毡唃唃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唃唃囉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瞎毡磨毡自請奮擊
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
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川以來幹當公事渙
晋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楊文公談苑

董刊本作趙朝類苑卷第五十九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
叩於便殿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
人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
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
材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良苦
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九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
叩於便殿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
人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
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
材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良苦
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

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辭一闋携觴相館使人歌
之曰二社良晨千家庭院翩翩又見親歸燕鳳凰巢
穩許為隣瀟灑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画
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思重珠簾卷
申公聽歌醉咲曰白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嫌
調鼎事無功老於巖廊韞藉不減 湘山野錄中卷

章郇公

寶元中河東關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
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時呂許公曰恨不

識也召來試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
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強問其鄉曲任使次第因問河
東事曰其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許公嘆曰
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唆
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趙康靖公錄

陳恭公

此節缺文頗多
可用者 本補示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時沆之歿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聞蘇子容
云宰相二十年能使陳執中俗 持以至公猶能

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辭一闕携觴相館使人歌
之曰二社良晨千家庭院翩翩又見親歸燕鳳凰巢
穩許為隣瀟洒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画
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思重珠簾卷
申公聽歌醉咲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嫌
調鼎事無功老於巖廊韻藉不減 湘山野錄中卷

章郇公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
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時呂許公曰恨不

識也召來試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
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強問其鄉曲任使次第因問河
東事曰其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許公嘆曰
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唆
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趙康靖公錄

陳恭公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時沆之歿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聞蘇子容
云宰相二十年能使陳執中俗 持以至公猶能

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龍興節賜宴尚書省論此

廬陵居士集

姜遵素

宋事實

類苑

鈔白

高保寅

四本

胥內翰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為擅場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叠押韻一韻有環竒擅名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為擅聲後埒之于第一殆發試卷果鄭公也胥公孳之于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于時若歐陽公等皆是後進雖貴顯而眷眄亦衰故學士王平

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諸孤幼甚歸於潤州公平日
擢相踵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相助獨宋鄭公邱
其家甚厚蓋茲事也 湘山野錄上卷

南宮誠

馮大叅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繆寡鑒
堅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級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拆
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阻
不允以公冠于鄉版後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宮
迂譚倅公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未飛翮曾得天風送羽

翰息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幾年空嘆音
塵隔千里長思道義惟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
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 並湘山野錄中卷

孫叅政

孫叅政亦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與二人未嘗相識面遽薦何也孫答曰昔
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
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
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東軒筆錄十二卷

盧士倫

張待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
中利用通婚復憑世蔭大為一邑之患累政憚其勢
莫敢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之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
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
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
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
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
今變節為義矣為祭薦而去並東軒筆錄十二卷

和凝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
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樞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暫
屈居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
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蓋相傳澠水燕談
六卷

孫宣公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宣公孫一見竒之遂為知己
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
曰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

成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廬陵歸田錄一卷

張乖崖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乖崖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之知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也忠定公語錄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秉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襴褌懷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

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年少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墮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為練緡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湘山野錄下卷

三

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景德元年李昉與同門生張及張逵詣州請解先於承引司通白姓名桑梓狀公刻云入試一日前承桑梓二拜旁小註云

不得唱政與同却人客次具襪襪各贊事業十卷啟狀一通
公坐廳衣朝服軟履客將着衫鞞遣接事業公遍閱啟狀回
報公承見示至業求試公來謝尋差鄧度推官常宿充試官
試官申乞差監試官判云知州親監一日前承引司復桑梓
狀判云亦免桑梓客將至上廳客禮及試日公送牌印付通
判廳曰今為國家試舉人如有生事則報來臨試時始問常
宿曰今日試何題目對曰試上善若水賦秋風生桂枝詩公
曰詩題陳熟改試朝日蓮詩次日又問曰今日試何論對曰
試禹稷之功曰王者事業州郡豈合問他吾魯見州郡中策

舉人問國家時務事此亦非宜乃改試文行孰先論公曰祇
此亦可以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之心也三人俱獲解送
鹿鳴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賦送三秀才應舉詩公首唱五
言古調詩并序曰益部去帝鄉四千里平昔英俊於進趨兄
更賦之餘例乏資生之計鄉老之薦聲響久絕今年華陽邑
大夫以三進士為請試官誦其文閭里稱其行又嘉其迹忘
遐濶心戀明皇有以彰遠人既入吾君德澤流被於無窮也
近世取鹿鳴之什以貢士斯筵之啟迨若是乎舉送官老不
勝酒亦醉且嘉因歌詩以將之衆君子辭學先鳴請為賡歌

之詩云公詩見本集是歲仍奏給三人驛券赴京西川士子
目為盛事方奮起身鄉榮之志忠定公語錄

王沂公

王沂公會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
奏曰臣累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
后之意不欲其班布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
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
宮既已許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
拜漸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七卷

仁宗以西戎呂許公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
承相衍經撫閔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
於便殿簡夫辨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
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故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
臣覘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
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
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負外
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東軒筆錄十卷

王化基

鞠詠為道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
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
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
不答及至任疎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
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薦
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
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並東軒筆錄二卷

李文靖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

萊公曰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為兩禁矣
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材公自度
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
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錄

朱翰林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彭年家貧無
贄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直杜龍圖鑄刁秘閣
衍列章奏曰朱公昂介厚重不安舉人况彭年實有才譽幼
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備試請問可也乃以本官

王章惠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已下皆不從章惠遂獻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齊郎元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置制發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涑水紀聞 東軒筆錄十一卷

謝諫議

一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邊置所薦雖小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終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後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規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東軒筆錄 十卷

二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為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鄉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倦遊雜錄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群言沸搖懷甍以伺其出
泌知潜由他投史館宿數日太宗聞知咲謂左右曰泌職
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避防又
問曰何官職因駟尊雄偉都人歛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
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甍之患公深慕虛玄朴素恬簡
病革盥沐衣羽服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歌

王壺清話四卷

王文正

一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

言可罷之王文正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体凡有建擬皆同
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
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朕不知也卿
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趙曰上誤有拔擢以
不才罷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辯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為也
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王文正遺事

二

王文正公一日以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
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聞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廳

以聖語問公曰：度必不樂此任，政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曰：王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王，其度此命遂罷。王文正遺事

三

叅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有儒雅之譽。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諭之，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上曰：去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並名臣遺事。

四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覘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知。明日於堂中議，其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旦於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

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瑞揚億以衆言告旦：不谷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咲曰外廷之議何其悖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

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變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中是益服旦之識度

涑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地動儀候地震之器也續漢書張衡字平子作此儀也以精
銅鑄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入道施闕
發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
關巧制皆樽中龍首以置九州地分如遇某分州地動則龍
銜之丸而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視之知某州
分地震也嘗有丸落久無奏報未幾龍后地震也此法久亡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地動儀候地震之器也續漢書張衡字平子作此儀也以精
銅鑄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入道施闕
發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
關巧制皆樽中龍首以置九州地分如遇某分州地動則龍
銜之丸而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視之知某州
分地震也嘗有丸落久無奏報未幾龍后地震也此法久亡

更無補續矣又按張衡靈憲云元氣剖判清濁異位地定於
內而體於陰地有九域山川 聖人始紀綱而後經緯也春
秋元命也也曰天左旋地右動也河圖云地恒動不止譬如人
在大舟上開牖而坐舟行竟矣詳其地右動非震也旋行而
動尔人所不知也者若舟中不窺岸閉牖而坐定不知舟行
矣張衡窮物理之極致焉何其右旋地道壅塞之時乃氣凌
此州之分機閑素卿輕則為之動焉如人身中息氣晝夜從
頭至足週身一萬三千五百息且會十口其或營行壅滯
不通行處便成癰癩瘡疔時譬丸之落處也故漢翼奉云人

氣尚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星氣日蝕地變見竒物震動所
以然者陽用其精陰陽之形猶人之有五藏六体五藏象天六
体象地藏病則氣色發於面体病則欠中動於貌也又易云
天地之數五有所以成變化而化鬼神也或曰為張衡得以
匿思而作為傳習乎通曰厥疑有三必難尽驗也壹如嶺表兼
海中洲渚頻動居人以為常也此儀可驗則揚州之分日
日時時落丸也二張衡不教子孫後無述焉三於國家無大
利也故不行于代矣

論取火

古法用火隨時不同人免疫氣矣或曰火是一氣豈同水有
山井兩川不同耶通曰火以木為母木有異故也周書月令
有改火之文終而復始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蓋食榆柳
之火也孟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櫛冬取槐檀
也此乃四時五取也以季夏取桑柘則益脾也或曰古之取
火必以所利者何通曰火亦氣也久食此氣五藏迭休囚五
相是以春宜榆柳之氣至冬宜槐檀之氣則百疾不生苟此
道不行人嬰逆氣犯乎厲也此改火之法豈可輕易漢武置
別火官今丞專掌司四取火之事也此五常之世設五行之

官火官之職司四時五變之術是以共工祝融為火正焉或
曰火之為氣可燃食乎通曰火以熱為氣人之食熟豈非食
乎故易有水火既濟則水本寒為火之奪弥久成熟矣人利
於熱則成濟用焉豈不見蕪勞薪為味味必不正若正則苟
公不則矣又有誤以巴苴木入甕令人洩痢不止其如乾薑
晁草炊甕令物味惡是火官不得不重慎歟昔并州之俗為
介之推禁火此疑古人託以鬼神為名得以盡禁然後用鑽
燧出之得變新象也并州之俗又成太過冷食斯久民有餒
死者故魏明帝出罰令甚嚴故止周奉焉荊州刺史移書介

推止禁三日後國家鑽燧賜群臣火泠之為禮式焉今
太宗應乎火德若按法取之則宜於清明日賜百官餘四時
唯取食尔供其太官御膳用之其利深博哉

論正朔

昔者皇王受命必改正朔示不相沿而華人視听之故一曰
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
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為夏以十
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蓋王者法天地人故曰三統
也觀古之三統循環終始文質不同用捨有異其如秦變

周制以十月建亥為正此三統之外除三才外為法何耶所
以後代史家為閏秦者猶十二月外加一月歸餘於終尔
漢高祖得天下以滅學坑儒之後尚存秦制至孝武帝方用
夏正必用夏后氏之正者故孔子曰行夏之時左傳夏數得
天也至唐武后永昌元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後復用夏
正肅宗上元元年用建子為正三年遂以今正月為歲首矣

並湘山野錄 今本無

論太平

帝王受命化成乃登封岱勒成頌以紀太平之功焉太平者

天下之人家給民足路無致敷時唐穀稔物無疵厲刑罰措
置之謂也故太階六符相對而平正乃曰太平也唐太宗即
位與群臣議而行王道霸道耶有言宜行帝王道封德彝
沮其議帝王之道行之遲效請以霸道魏杜堅請行王道
數年之間天下治太宗曰恨封德彝不見今日之太平
也今聖上初即位以此紀年號俾紀致其太平也贊寧要言

蛇雉遺卵千年而為蛟龍

唐陸偃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生而為蛟龍屬
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也其蛟

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遊
杭州西城之伊山目擊此事又脫方春忽茂草中一雉飛起大
餘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余切怪之雉
草往觀果一巨蛇雉蟠結糾纏津沫狼藉斯須雉驚而飛
蛇入草始驗偃之說玉壺清話七卷

見龍

張洎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常因雲
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搖舒縮良久兩大作未嘗見其
全体及頭角也洎因冠帶焚香祝以見真龍時天晴霄忽

有龍見於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弥望轟然無數洎甚震
駭良久而沒 楊公文談苑

氏族

士人以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
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
賤如天竺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
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
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
姓雖有勞寵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

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
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
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太常侍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
正員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迂易紛爭莫能堅定遂
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菟陽盧隴西李榮陽鄭為甲族
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乙姓然地勢相
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
置官議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因勢不能排奪大率高
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官皆不敢

與百姓家蓋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
一等之內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靖恭王之類自為鼎
族其俗至末方漸衰息唐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記里鼓

西京紀云記里鼓者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則下層
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鐘其機法皆妙絕焉隨開皇九年平
陳得此車唐得而用焉金公亮重修此車古制或記里鼓
也今皇朝蘇弼重修焉

銅渾儀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
晁崇崇斛蘭之法始於簡晁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各官正崇簡易
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
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
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曰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八卷魚尾魚鳴鳴吻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下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屋以
懷之今亦有唐以來寺觀曰殿守尚守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
不知何時易名為鳴吻狀亦不類魚尾

磁石指南栢指西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盞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綉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續中獨綉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栢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筆談三十四卷

金雞放赦

杜鎬言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閩東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

云天雞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大雞為度隋書刑法志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闕門右搥鼓千声宣鼓建金雞或云於西涼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蓋西方主兌為澤金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是二物制其形揭於長竿使眾人觀之也

楊文公談苑

延州五城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郡始展南北東三闕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河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闕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石油墨

鄜正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門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稠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探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需帳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於齊魯間松林尽矣漸至大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

山下雪紛紛旋立窮廬學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並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鹽南風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遇中條西不過席張舖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冰蓋大滷之氣相盛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

汝州風許州悉其來素矣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跳兔

契州北境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總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灑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盖尔雅所謂麀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螻

螻螻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螻即詩所謂螻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螻亦螻類也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白鴈謂之霜信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国霜前白鴈來即此也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淤田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汪水一斛其泥數斛且糞且漑長我永泰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從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大陸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崖山之間往：遇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滯此乃昔之瀆海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海漳水滹沱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甚泥穢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淮泗不入江

唐李翱為來南錄云自淮泗流至于高郵乃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

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鴈蕩山

温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何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贊存鴈蕩經行雲漢：龍湫宴坐雨朦之句此山有芙蓉峯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

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體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峯皆峭拔嶮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在諸谷中自巔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尽去惟巨石山巒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出之類皆是水鑿音漕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置植土工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夫澗中立土動

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被石耳既非地挺出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毛羅島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皆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單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曉可試令書字亦不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毛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狀亦稱毛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

高麗者舩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如只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彦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罷以手捧首而驥意若惟感正彦使人為其治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告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驥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朱輦國入貢撒殿

熙寧中朱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的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廷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

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歲首晷鍾馗于門

歲首晷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謾亦遠矣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雀舌茶芽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穎者極下

材耳乃北人不暗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為詩云誰把
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知
一寸長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焦核荔枝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
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
根不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芽生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
而不復有餘耳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子方蟲

元農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土中
如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為兩
段旬日子方皆尽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
肯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養鷹鷗法謂之味漱

養鷹鷗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三館書有味漱
三卷皆養鷹鷗法度及醫療之術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玉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骨於蛛網蛛搏

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啣芋梗微破以瘡就啣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油煎蛤蜊

食教并鮓鮓

宋明帝好食蜜漬鮓鮓乃今之烏鰾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甕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郡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盪得生蛤蜊一簣令饗人烹之久且不至客

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筋處主人則捧而橫啣終不能咀嚼而罷

夢溪筆談二十四卷

烏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官州縣時公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需競惕過甚睢盱嬰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黑脉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尽

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並筆談二十四卷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廣知博識

北嶽

北嶽常山今為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界
為界嶽祠舊在山下居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
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嶽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
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
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鴈門飛
今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

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並筆談二十四卷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黃剛友作表新雅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廣知博識

北嶽

北嶽常山今為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眷為界嶽祠舊在山下唐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嶽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鄴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鴈門飛今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

子冷水鋪入餅形梅田兩塞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
此塞西出承天關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狹太平與國中車駕
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在夢溪筆談廿四卷

海園子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威
于此亭館尚是旧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也謂之
潭園盖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常好與鎮人雌雄中
山城北園中亦有大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予熙寧
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正為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

中山王塚悉為稻園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數里頗類

江鄉矣 並筆談廿四卷

雨盤治鹽井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
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
下方南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斫新之而
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
隨雨而下稍可施功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纏中貯水盤
底為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

不絕如此數月并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筆談十卷

禳梨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禳梨不能得其始徧問請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始得其義故顏之推說云江左有昶梨以首大如昶故云

宋景文筆記

字學

唐末文籍亡散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恕此三人信其博也錯為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 太宗朝旬中正

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体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宋景文筆記

李陽水深於篆隸而名作冰

音凝

故叅政王公克但讀冰字

曰陽疑予曰陽疑無義惟陽冰有不治之話並宋景文筆記

三

周大臣王朴名朴

平豆反

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

為樸耳

宋景文筆記

四

唐玄宗改尚書古文作今字學者始不識古文予見祕閣學

士校書有乚音稽古字以墨點其處曰疑宋景文筆記

百藥枕

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多品服甚凡三日而罷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邁任峽路轉運邁苦多病素有栢枕乃令齎萬錢通市藥百餘品各少取置栢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卧音數月得癩病眉鬚尽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為藥力薰發骨節間疾氣楊文公談苑

濕紙化為菌

錢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廬多汙瀦太師之第屋木有

存者視書屋牀榻尚在無復卷冊悉化為菌熟視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識蓋楮之變也並楊文公談苑

疥有五德

世言疥有五德不止面仁也喜得於人義也令人两手揩擦礼也生指鏘骨節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予嘗患此自十一歲至于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為最詳故錄之東齋記事

皂莢壞鐵

鐵堪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推皂莢則一夕破碎鞭

以箠馬愈久而愈潤澤堅韌以繫猶則隨節折裂矣並
東齋記事

葉縣石刻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有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
海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置於縣
祠中烹禱日盛貪夫至有濬井掘田源求此國寶者累
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此極殿有一礎為柱所壓杜陵
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筭亨國臣庸子賢而終其
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色

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誌銘尔礎時欲取其
方因裁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惑焉湘水野錄中卷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在石叢枯木中
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倦游雜錄
墨客揮犀九卷

慎火本

西陽雜俎云廣州有慎火木大三四圍慎火木草一名景天
俗亦名護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紅白細錯如錦
予嘗兩至番禺政成式所謂慎火乃降火木耳又名龍骨其

餘葉枯慎火斷之有白材著人飢膚遂成瘡痛亦無花蓋不
識者誤傳也 並倦遊雜錄

末厥

歐陽尚書記陶尚書詩詔末厥兵不曉其義予謂今人呼
秃尾狗為厥尾衣短後者亦呼曰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
尔但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亦不可也
以對卑九字 劉貢父詩話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乎汗濫之稱其實不然國初京

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汗濫者故人以此目之今樓廡語

又相傳俳優人言為何市樂說者謂起石駙馬在京都其家樂

甚或詆謂高河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燕吳

此向董行其

丁巳有河市字大都市不隸名軍中在河中市者

璣

散詩名

一劉貢父詩話

此字在後

口韻之學

音韻之 子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者解如九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

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或詩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

餘葉枯慎火斷之有白材著人飢膚遂成瘡痛亦無花蓋不
識者誤傳也 並倦遊雜錄

末厥

歐陽尚書記陶尚書詩詔末厥兵不曉其義予謂今人呼
秃尾狗為厥尾衣短後者亦呼曰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
尔但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亦不可也
以對卑九字 劉貢父詩話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乎汗濫之稱其實不然國初京

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汗濫者故人以此目之今樓麋語
又相傳俳優人言為何市樂說者謂起石駙馬在京都其家樂
甚或詆謂高河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燕吳
行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都市不隸名軍中在河中市者
散樂名也 劉貢父詩話

音韻之學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詳者如九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
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或詩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

子貽我佩玖授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
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
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鯉鯉君子有且酒旨有如此極
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有其
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
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
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廣韻中慶
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忼々既見君子庶幾式臧

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忼正與寧平
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夢溪筆談十四卷

二

豚字呼閔切頑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有盃前膽不豚趙魏
有吞船酒膽豚之句而礼部韻不收唐韻亦無此何也漢臯

詩話

三

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漢雍唐雍陶皆是也蜀
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為去

瓚

又人謂事之陳久為瓚本緣五代時有馬瓚者為使幕官其人魯鷙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以新奇而道之故時人見以似者輒號為瓚云劉貢父詩話

杜子美
老杜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有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蓋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鷙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應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漢臯詩話

二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稅不捨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是何義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士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士郊煮食之類芋魁云後山居士詩話

三

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詩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或持問諸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嘗

城士大夫家藏唐本題杜東美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
惠二還東溪因一置送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
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盃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
未稱臣今子美集中所無而用字亦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
搖落何得中愁曲盡生作却盡生意味遠矣

邵謁詩

余亡友李東彝德叟嘗謂余曰家藏唐邵謁詩八十篇甚工
謁選於吏部中謗此詩曰有能過此者當先注官衆無間言
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以為工矣

謁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今欲借傳
因循不果此事不載於唐書野史小說中皆未嘗見之唐文
藝傳中有邵悅無邵謁也 李希声詩話

僧贊寧

僧贊寧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
鉉疑則就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
堂後菜圃繞雨陰則清飈夕起觸近則散何耶寧曰此燐力
振切火也兵戰血或牛羊馬血着地則凝結遂為此氣雖千
載不散柳處拜之曰掘之皆斷鏹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

詩中有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湘山野錄下卷

二

江南徐諤知潤州鄣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蓄奇玩
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綠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嘴
如生正類大雄鷄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為枕諤償錢五十萬
又得畫牛一軸畫齧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
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録贊寧曰南倭
鳥和切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
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或風燒飄擊

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
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槁檢三館書果見
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並湘山野錄下卷

三

徐常侍鉉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幙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
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擊韉却立鉉胎書於餘杭沙門贊寧
答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予
是鉉鄙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而上長五尺膝而下
長三尺腦骨石斷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終漚之遂爛

焉楊公談苑
玉壺清話卷十

熊萬卷

餘抗熊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學著
典類一百二十卷天禧中祕館求書王冀公欽若時請附焉
冀公尤所礼重其居延慶寺在大慈塢時儒皆抱經授業師
居嘗閱唐韻諸生常竊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為琥珀賦
其韻曰脂入地千載成琥珀諸生皆不諭固請之不說凡月
餘檢經史殆百家會聚小說俱無見者閣筆听教師曰聞諸
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二板請詳曰諸生

檢之果載楓字注中云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為楓木脂入
地中千年化為琥珀後諸生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為
琥珀者唐李嶠詩詠珀詩有曾為老倭休本是寒松液蚊蚋
滿其中千年猶可覿之句未知孰是余項見琥珀中蚊蚋數
枚疑結在內信嶠詩不誣湘山野錄中卷

錢昱

錢昱忠獻王休長子也讀強書記在故国與贊寧僧錄迭舉竹數束
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第
譜十卷昱輕便美秀太祖受禪伯父倣遣持一貢入闕賜後

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是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
旌賞之歸朝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試院制誥三
篇格在優等改秘書監尤善書翰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
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栖書体格浮軟其失仍俗獨此見
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賜之後南郊當增秩
旨曰丞郎德星象昱王孫也操檢無守不宜應之授郢團蓋慎
惜名器也 玉壺清話一卷

杜文正

長安一巨冢壞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十六字人莫知曉

命句中正辯其篆曰此禹迹文也其詞曰天王正遷洛岐正鄠錫
公秦之正迷宮鼎藏於中命杜鎬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鄠
鎬以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哀公
墓曰岐鄠鎬第秦襄之墓也後辨人東得折書神廟者秦襄公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 玉
壺清話一卷揚文舉

具揚文舉撰雍熙廣韻遂直館太祖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
謚宝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玉壺清話一卷

陶尚書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為大禮使以鹵簿青油隊曰有甲

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揚徽
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主文
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
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時鎮克海其明博如此
王壺清話二卷

二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等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
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宮人有入掖
庭者太祖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

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
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因歎曰
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劉貢父詩話

胡秘監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脯宴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太
監曰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練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
捫之笑曰寄語舍何寡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
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義責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証英
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修則十疋之脯其寔

一東也若東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足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湘山野錄卷下

二

楊庶幾攷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鏡大硯以著漢春秋書成瘞其硯每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惡然世不傳庶幾亦有所述春明退朝錄上卷

韓溥

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壘可听號為近世肉譜

王貽孫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嬾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云太和中函州後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

劉吉

劉吉護治京東河決時張去華任轉運使巡視河上方會食坐客數人繪鯉為饌去華顧謂四坐曰南人住水鄉多以魚

為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若輕鄙南吉士奮然對曰運使舉進士狀元曾不讀書何自彰其寡學尚書禹決九州有魚鱉使民鮮食淮夷蠙珠暨魚易始之九二庖有魚又有繫庖蟻氏以畋以魚蓋取諸離周官甸人掌以時獻為梁辨魚物供王膳羞詩載嘉魚：藻九罭之扁小雅云庖鱉膾鯉張仲孝友國風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又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戴記云水潦降不敷鱉鱉不中殺不鬻於市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食魚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云魚餒不食趙盾

晉人魚殮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產鄭人而人獻生魚于公亦鄭人解奄染指於鼎公文伯魯人羞鱉致客怒而出大舜漁於雷澤呂望釣於渭濱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况今大官之盛饌宗祀之備物皆薦是品而商旋取鬻閭閻啖食其濟民食廣矣何談之容易去華色沮不能酬其言

楊文公談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董刊本作美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二

風俗雜誌

辰州

小砂嘉者出蛮峒錦州界猫獠峒老鴉井其深廣十

丈高亦如之欲取必聚薪于井俟滿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

者既化為煙氣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頑石有

砂處即有小龕中生白沫如沫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

芙蓉光先如聲玉可鑿研之如猩血砂泊沫大者重七八斤價

十萬小者五六萬是州亦有赤色如箭鏃帶石者得自土

中非此之比也倦游雜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二

風俗雜誌

辰州朱砂

辰砂

嘉者出蠻峒錦州界猫獠峒老鴉井其深廣十

丈高亦如之欲取必聚薪于井俟滿火燎之后壁迸裂入火

者既化為煙氣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頑石有

砂處即有小龕中生白沫生沫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

芙蓉光先如聲玉可鑿研之如猩血砂泊沫大者重七八斤價

十萬小者五六萬吳州亦有赤色如箭鏃帶石者得自土

中非此之比也

倦游雜錄

骨羹

真宗時有人奉使交趾以骨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皆如
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此洎迴苦求其法乃取
牛蟬蟬瀹而去其皮耳倦遊雜錄續墨客揮犀八卷

華清宮

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山半有玉蘂峯天聖末予為學子
山之嶺所謂朝元閣者峯側有夾柱作王母之像雖小有
損腐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階甃以蓮花磚十餘步
則栽一石柱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室中貫以紅綿紐宮

宮女攀板而上慶曆中再游詢王母之象失之久石柱孔
已為庸道士燒為灰而塗壁矣嶺之陰溫泉湧流嶺之南
有丹霞泉者極寒冽予嘗夏盥于彼倦遊雜錄

又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隅十數步間有皂莢
一株合數人抱枝幹頗瘁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
每歲結實必有十數羹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
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歡也倦遊雜錄墨客揮犀十卷
杜太監植嘗言南方無好羊洎麪惟魚稻為嘉故南人嗜之

北方魚稻不多而肉麩嘉故北人嗜之易地則皆然不必相
非笑也 倦遊雜錄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驛其西有疎陂東有鴨陂白石碑
亦當作陂澤之陂也蓋驛側數里有後梁宣明二帝墓唐相
蕭嵩為其祖立碑于驛之北因此以陂為碑誤也 倦遊雜錄

虎畏橐駝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州北境時河水漸退葭葦阻深
武臣以橐駝十數頭負橐篋冒暑宵征有虎蹲於道右

駝既見鳴且逐之虎大怖駭棄三子而走役卒獲其子而鬻
之 倦遊雜錄

石魚

隴西地名魚龍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鯽洎鰈亦有數
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餅鱗鬣肖真燒之尚作魚腥魚龍
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頽塞漸久而土凝為石故破之
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山
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 倦遊雜錄

沸沙

荆江自湖口上有沸沙船行或屹然而止其下即沙水湧
沸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即至湮溺為蘆簞五七番置油米
其上棹之船下乃得行 倦游雜錄

石燕

零陵出石燕舊傳遇雨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鴻云向在
鄉中山寺為學高巖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為
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
落非能飛也予向過永州有人贈一石板上亦有燕形者在
焉土人呼為燕窠 倦游雜錄

陽朔石峯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翁鬱石如黛染陽
朔縣尤佳四面峰巒駢立故水部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
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
倦游雜錄 南海啖檳榔

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胃中痞滯故常啖檳榔日數十口如
以勃萋藤泊蜆灰同咀之液如朱色程師孟知番禺凡左右
侍吏啖檳榔者悉杖之或問其故曰我惡其口屑如嗽血耳
倦游雜錄 蟻鮓

嶺南暑月歆雨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晚即為蝦
土人遇夜於水次秉炬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筴漉取
搏之如合俸每搏一兩錢以豚鬻參之為鮓號天蝦鮓又有
大赤蟻作窠於木杪有數升器者取其郊并蟻以糝泊薑鹽
釀為鮓云味極辛辣 倦游雜錄

杭人好飾門窗竹器

熙寧八年淮浙大旱米價翔踴人多殍餓杭人素輕夸好美
潔家有百千必以大半飾門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不能
售多斧之為薪列賣于市往是金漆薪 倦游雜錄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
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茶
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謂嶺南諸州刻木作饅頭
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檟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 並倦

遊雜錄

續墨客揮犀五卷

嶺南人相呼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坐男女小名呼其父
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奏案有茂常超男名首郎呼

常超作父首常遨男名滿即呼常遨作父滿常全女名
挿娘即呼常全作父挿常庶女名睡娘即呼常庶作父睡
妻作媼睡青箱雜記三卷

閩人稱呼

閩人謂子為囝謂父為郎罷故顧况有哀囝一篇曰囝生
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
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
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
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蓋唐世

多取閩童為鬻奴以進之故况陳其苦以諷焉

並青箱雜錄
六卷

西域山水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
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
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
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
在山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
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其山極高
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南東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

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西別是一族尤為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靺接境見筆談二十四卷

洛陽貢花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朵用柔葉實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上下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葉可數日不落迄今貢不絕澠水燕談八卷

海仙花

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尤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麗婁娜如曳錦故淮南人以錦帶日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而為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又曰錦帶為名太卑俗為君呼作海仙花澠水燕談八卷

硯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黑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亡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仙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苦其溪之阻遠道之如初而石乃絕仙芝

移溪还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澠水燕談八卷

二

淄州淄川縣梓童山石門澗有石若青金色青黑相雜其文如銅屑或曰即自然銅也理極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常見其石皇祐末鎮青遣石工取以為硯極發黑頗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石乃断裂並澠水燕談八卷

三

余為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西坑曰後歷石色深

紫襯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點青綠間暈負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乃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為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叩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巖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迩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

石也豈唯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東軒筆錄十五卷

四

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為意公退一室蕭然終日默坐
唯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清社得紅絲石
於黑山琢以為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
山峯或如雲霞花卉石自膏潤浮泛墨色覆之以匣至數日
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為第一以謂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
不復視矣

澠水燕談八卷

墨

莆陽蔡君謨嘗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庭珪渡江至歙
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
珪或為邦弟庭寬庭實男承宴男承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
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皆著名當時其製
有劔春圓餅握墨進貢墨供堂墨面多為龍紋其幘音縵有
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間亦有傳者仁
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群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
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春龍樣尤為佳品

澠水燕談八卷

鰐魚

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邊為鱈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鱈魚為吏部遠徙今鱈魚食人則不可救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圖其形為之贊至今人多傳之鱈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之駭人卵化山谷間大率為鱈者十二三焉餘或為龜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澠水燕談八卷

法相院矮檜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總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

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圖蔭三丈餘距今又三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翫士人日其寺曰矮枯真廟祀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曰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于今涕泫然 澠水燕談八卷

慈航院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曰飛來靈鷲嶺化作宝陀山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舟出三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溺者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免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為陸田

後人又有詩曰昔年航底浪今日馬蹄沙瘵皆紀實也澠水燕

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其世以為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晁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為詩曰可憐遐地產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曰乃李文饒所賦玉藥花也澠水燕

二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

藥花也舊可不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李季士談藪退朝錄卷下

茶一

逮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八

餅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

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皇帝尤珍所惜雖輔相未嘗

輒賜唯郊祀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

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至宝不敢嚼試時有佳客

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也

魏禧華談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多貴澠水燕

談八卷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得
 之其味極佳江左日近方有螭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
 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訖今歲
 出三十餘萬斤九十品曰龍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
 螭面頭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
 將師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留閣白乳龍鳳石乳
 茶皆太宗令坐江右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
 謂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法今得於世揚文公談苑

臘茶出於福建歙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
 祐以後洪州双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
 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碎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
 上遂為草茶第一歸田錄一卷

取碑碣為塔材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
 姜遵知永興尽力於塔悉取碑碣以為塔材漢唐公卿墓石
 十六七八揚大年談苑武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天下百餘

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澠水燕談八卷

威州

唐李衛公維州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與維州名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澠水燕談八卷

西溪寺石

華陰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甚而書畫竒玩充實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絕故歐陽公贈之詩曰三脚木床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灯

滅於闌中有光燁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華下勝處郡僚宴集之地每以此石鎮內耳至夜褒移至它處光復在焉意其蘊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純粹光彩燦然工人驚曰至宝也今玉府中未有比其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国宝因獻之遂以為璽鎮国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此亦異也余抃博士早為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為褒所獻琢為蒼壁未審孰是澠水燕談八卷

烏魚骨毒牡丹

洛陽牡丹歲蟲蠹則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花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魚骨刺花樹皮及中花必死蓋牡丹忌烏魚耳 渑水燕談卷八

陳太丘碑

熙寧中余為亳之蒙城主簿聞鄆縣北雅水之陽漢太丘長陳寔廟前有蔡中郎^立碑詢土人云無有也一日泐牒過其地與邑令丹陽姚存訪得之已為材人鑿為橋脚矣唯方跌在水溪因昇至祠下石五段字正隸皆訛缺不可讀僅有一存者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其東數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

墓碑二因教吏磨墨模本將以獻歐陽公以助集古未果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古銅魚符

李文邵推官於壽光縣東境稻田中得古銅魚左符以遺余銅正赤長二寸許背刻為魚頭尾鱗一具面刻一同字深二分許所以合信也環自刻刺史官氏云左雲麾將軍行磨美州刺史持節磨米州諸軍事高從政錫刻極工字小訛筆法精妙類歐陽率更書按磨真觀中平高麗裂其地為十二州各因其首長以為刺史磨米其一也左符乃所頒者當在

其固不知緣何遺於此也壽光青屬邑其瀕海矣

日本扇

熙寧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鷓青紙厚如餅搽為施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為寒蘆衰蓼鷗鷺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艇漁人披篲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状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扇者或不能也索價絕高余時苦貧無以置之每以為恨其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

齊南陵古鑑

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大小二徑六七寸明徹驚人非他鑑比其背郭皆有詞可讀大為小篆小為正隸附篆為流水羨葉茂林叢竹又為孤雲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幘逍遙其間似非世間人有飄逸不可攀之高致蓋昔之高人逋客能自於放寂寞之鄉有足以寓意寫懷者嘗遺物鑑以寄一時之適耳豈良工巧冶所能知也附麗亦為雜花皆古鑑不可識元豐初終南仵磐良翁得其一而小者尚藏他家南陽賈黯大年求得之一日相遇於臨淄阿育寺出二鑑示客請合而為一使二鑑不相去遂并以歸大年鳳凰雙

鎖南金裝陰陽合配日月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煉形巧冶營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戶寫翠對臉傳紅綺窻繡幌俱含影中

羽陽古瓦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鷄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首完面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地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

千有七百八十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端豐亭以貽好事者

渑水燕談八卷

椰子木

椰子木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方實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熟乾差小外有黃色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故有人戲詩曰百果之中尔最尊檳榔應是尔雲孫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曰叢生雕胡首園實檳榔身殼止有二穴芽出穴中殼肉類蘿菔皮味苦而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汁大者一二

升蛮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漿者是也治消
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去風並澆水
燕談八卷

新雕 皇朝類苑第六十二

華刊本作新雕卷之六十二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風俗雜誌

犀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西及交趾者角文如麻實理燥少温
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柔荑理潤而綴光彩瑩徹甚類
犬鼻若傳以膏其有花文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
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飛走或成魚龍或成神仙
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羽毛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
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犀愛一物玩之久則

升蛮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漿者是也治消
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去風 並澆水
燕談八卷

新雕 皇朝類苑第六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三

風俗雜誌

犀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西及交趾者角文如麻實理燥少温
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柔莫理潤而綴光彩瑩徹甚類
犬鼻若傳以膏其有花文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
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飛走或成魚龍或成神仙
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羽毛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
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犀愛一物玩之久則

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之者其文有正插者有倒
插者有腰鼓插者其類不下方其在角未解也雖海人亦未
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以其難別
識也犀之有通天花文者自顧其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
見其角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
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
歲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俱知為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
為竭伽角為毗沙拏言一角也澠水燕談八卷

酒令

唐人飲酒喜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為白傳詩
云醉翻欄衫拋小令令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白傳所謂
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按舞之屬皆
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率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
耳近歲有以進士為率首者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
偏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細絹網至其黨人
曰鬼魅魍魎俗有謎語人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
送在搖前初以陶瓦乃為令耳劉貢父詩話

又

酒令謂飲酒有舞手者遠起於堯民也既醉以酒浩然陶
情不覓鼓腹手舞蓋無事醉飽樂極則然也常聞風俗間
言飲酒欲歡無由自醉得飲則沈湎矣乃有設舞手即解
之時欲以酒屬前人則舞手招之前人辭之則舞手拂焉又
以手作期刻之勢以愠其不飲前人不受作叩頭之狀如是
則有招也拂也期也刻也而後機巧生焉以四字合為章段
伺其手舞不及樂拍不合律者皆謂為犯酒家令也主者
以分數罰之然詩中祇取彼兕觥又云不醉而出是不親
也其來不近矣東漢賈景伯著酒令九篇始形載籍然

終尋求未見唐高宗朝鄧弘慶飲酒以平索看精為
令始也及天寶以來海內無事京師人家多聚飲樂歌
令新奇穆宗好声妓觀教坊樂問丁公著曰北閩公卿士
庶屬為酣讌皆極歡娛亦可為慰公著曰此事誠不可嘉且
言賓讌之礼不繼以淫前代名士或清談雅論詠歌献酬不
至於乱天室之末風俗奢靡波湎諠譁由是官務多廢聖心
求理安得不劳神慮帝深嘉其言後皇甫松撰醉鄉日月
一卷言醉樂如入壺中天也亦無舞手飲礼之法尔次有崔
端己善庭壹譜令之所出象有旋絲也言壹草一名忘憂

也謂折俎解體恕其縱放則亡憂然則賈逵濫觴於其前皇
崔波瀾於其後梁元帝宴集屬不二為酒令規曰江右已來
未有牽此蕭琛傳詔謂為知言也吳都賦曰里讌巷飲飛觴
牽白把令者罰之故詩曰振：鷺于下鼓咽：醉言舞于胥
樂贊寧要言

探珠

嶺南雜錄云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採而市之予嘗知容州
與容浦密迩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十餘處皆海也非在灘
上自其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靈淶囊村田塲條樓斷望

皆池名也悉相連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斷望地接交
趾界產大珠而延往採之多為交人所掠海水深數百尺已
上方有珠往：有大魚護之蛭亦不敢近倦遊雜錄

又

劉鋹據嶺南置兵數千人以採珠為事曰媚川都每以石
礮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璣充積
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侈及王師入
城一火而盡藝祖詔廢媚川都黜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里
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農矣澠水燕談九

鴿寄書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詩曰以鷺春去秋來以可寄書故偶然耳今人馴養家鴿通信皆非虛言也携至外數千里縱之輒能還家蜀人以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皆達及賈人舡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陸機使黃耳寄書此殆不然自潞至吳更歷江淮大河能浮水必從舟楫大豈能諭意涉人也若此大通神不可測度則不從言說耳或者陸氏有奴名黃耳因此以為真狗也劉貢父詩話

俗謂州郡事簡者為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類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為盜賊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為優逸故士夫謂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 澠水燕談九

仕宦嶺南

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近年多選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選授三班使臣生還者十無一二雖幸而免死亦多中嵐氣容色變黑數歲發作頗難治療舊日小郡及州縣官率用土人攝官莅之習其水土後言事者以為輕遠任朝廷

可其言稍益俸入加以賜賚貧冒之徒多亦願往雖喪軀不悔也

舉子投贄

國初襲唐末士風牽子見先達先通牋啟刺字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啟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啟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啟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時牽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牽子不復行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

澠水燕談九卷

又

先公嘗言近日舉子多衣紫皂衫乘馬以虎豹皮裝飾鞍轡謁見士大夫並不以牋啟為先容往：仍不具襪鞞甚無謂也吾不敢以遠事言之只記後唐明宗朝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務以禮法相尚其時進士明經皆衣紵布襪衫藍鐵帶着靴乘馱駘角木不施鞞鞞重帶書筒照袋書筒乘啟狀照袋貯筆硯紙墨照袋制已前說每見公卿門並數步外下馱整衣冠飲僕然後躬趨門下求執事者通牋啟刺字請見既得見他日復投啟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始袖文卷授以執事閣者不更求見又數日後投啟事

謂之温卷大都見不可數：則黷：則見待之礼懈矣或大僚有書題詩卷他處聞有称譽之言則別裁啟事委曲叙感方更求一見當時進士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歌篇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擲兩行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白少李相愚只行五首但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為貴哉裴說補闕只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裴曰只此十九首吟尚未有人見如何暇別行卷哉識者以為知言故兵部侍郎祐狀元轍之子其父與桑魏公同年祐既幼孤

文章有天才總弱冠以啟投桑公其文約數千字一見大驚賞繇是声價溢於輦下以此言之益知恆心者貴當又愈以見不在多行之驗也明宗晚年重榮為群小所誤称兵向關洛下甚驚憂旬餘日方寧靜猶市肆未開居人閉門不敢出時有牽子數人乘馱著開大袴白衫戴皂紗絹往來於通衢間居人見無不笑之是知敦尚儒雅乃升平之美事耳間關之際猶以此卜治乱况他事哉李學士家談

泉水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祥符中

真宗祀汾陰駐驛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廣孝泉并以
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瀕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美世以
為異澠水燕談八卷

二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浦
出公創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
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鄠統數百步
而若在深山中井自是幽人逋客往賦詩鳴琴烹
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人

閻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
而文公乃囑武公蘇唐鄉篆石榜之亭中最高為營丘佳處
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為水磴稍復完葺澠水燕談八卷

三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為橋
每歲六七月間出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
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壘巨
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
橋不復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州以柝橋尾塊常損官

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泇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泇水燕談八卷

四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泉有金線泉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為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獨蘇子瞻有詩

曰槍旗携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竒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

並泇水燕談

五

雍熙二年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涌曰老相傳時平則流時亂則竭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涌澄其堂潔太宗嘉之

湘水野錄

羊蘿蔔

江東居民幾歲課種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蔔二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知蘿蔔消食也尔雅羹

芦葩郭璞注葩為蕨盧蕨蓋菁屬紫花大根俗呼雷葵更始敗掖庭中宮女數百人幽閉殿門內掘庭中芦蕨食之今蘿蔔也

小窰李

許州小窰出好李太常少卿劉蒙正有園在焉多植之每遣人負擔歸京師以遺貴要竊得嗜之絕大而味佳所謂曾知也並楊公談苑

蓬莪茂

嶺南青薑根下如合捧其旁附而生者狀如薑往：如大

手南人取其中者乾之名蓬莪木北人乃呼為莪茂字書亦無茂字名之為蓬莪木乃是土人病洩痢者取青薑磨酒煮服之多愈蓋蓬莪木和氣耳

魚

河豚魚者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柳花飛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齎其肉雜藺蒿荻牙瀹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鬻魚五百斜紋色如虹或云與蛇為牝牡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啗其肉必致嘔洩又有抱石魚狀類科斗生

急灘石上有芦陵南康雄韻人皆取之釀酢淪羹以為奇味今
之通遠軍乃古渭源州之地謂源出焉中有水虫類如烏魚作覓
覓之声見者即以挺力繫之多化若石可以為礪名曰覓石長
尺餘直一二斤并緒兵刃經其磨者青光而不繡亦奇物也並倦

遊雜錄

菩薩石

嘉州蛾眉山菩薩石人多採得之色莹白若太山獅牙石
上饒水晶之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揚文公談苑

鳳凰

南恩州北耳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狄不能至鳳凰
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以魚虫遇大風雨或飄墜其
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裁取其嘴謂之鳳凰益古書
謂鳳凰生於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出塵環之外能遠羅弋
所以為羽族之長者以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本朝嘗集
清遠合歡樹

鴝鳥

至和中予赴任邕至金城驛一郵置早膳聞如以手舂腰
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鴝鳥禁蛇耳並倦遊雜

錄

物性相感

金橘出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菹豉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熟而莖性涼故能久也凡物有感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州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椀檀置其中搵棹亦可則

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尔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椀置其中則可經歲不沙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廟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宝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翠盞盃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搗

必先鏟屑乃入衆藥中搗之衆藥節罷已盡而屑屑獨存
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
之紙裹置於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
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
有知者 歸田錄

沉香木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餘連枝崗嶺相
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
以創筵序或為橋梁為飯甑尤佳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

得水方結香多在折枝枯幹中或為沉或為沉或為黃熟自
枯死者謂之水盤木香今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
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折破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所
漬遂結香復以鋸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鷓鴣
斑燔之極青香烈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
中取者宜用薰裹黃沉乃枯木中所得者宜入藥用依
木皮而結謂之青桂氣尤青香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
精者謂之龍麟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翻者謂之黃螭
沉難得 倦遊雜錄

又

嶺南雷州及海外瓊崖中多香樹山中夷民砍來賣與人其一樹出香三等曰沉香曰箋香曰黃熟香沉煎皆二品曰熟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枯爛而得之生結者伐仆之久爛脫而剔取黃熟有三品曰莢曰箋其破者黃為散香夷民率以香樹為槽以飼鷄犬不如煨炆向蒙家

麝裂臍狨犛牛斷尾

公嘗言高汝山多群麝所遺屎常就一處雖遠遂食必还走之不敢遺迹他所慮為人獲人反以是求得必掩

群而取之麝絕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峩峩峩裂出其香就焚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臍李商隱詩云投高麝退香許渾云尋麝採生香是也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善緣木猿狖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蓋左氏所謂雄鷄自斷其尾而莊周以牛白顙豬之亢鼻與自痔病者巫祝不以適河乃無之為大祥也

蠅變為鷄

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鬻鷄者積於市諸門皆以大車載而入鷄終直二錢是時雨水絕無蠅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為鷄乃蠅之變也列子天瑞篇曰蠅變為鷄張湛注云事見墨子斯不繆矣又曰鼠亦變為鷄蓋物之變非一揆也

猩猩

猩猩南中獸山海經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書云狀如黃狗人面頭如雄鷄酈道元水經云形如黃狗面而日端

正善與人言声音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血可以染絁尤為絕好太宗平嶺南求得猩：如雄鷄鴨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泥丹與傳記所載不類並楊文公談苑

鷓鴣捕魚

士人劉克傳觀異書杜甫詩有家：養烏鬼類：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

為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
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
使捕魚信然道不知謂之烏鬼耳 筆談十六卷

病癭

夫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
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癭瘰注云凡海
菜皆療癭結氣青苔紫菜亦然蓋被海之邦食其
惟錯之味能療之也

土厚水深無病

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
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濕得痔痛下血之疾垂二十
年不愈未嘗有經月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
祀汾陰往還皆無恙今年退卧穎陰濱嵩少之麓井
水深數丈而絕井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
尺餘已沙濕蓋自洪武甲辰已西秦晉之地皆水土深
厚罕發痼疾

白鹿洞藏書

江州廬山白鹿洞李氏日常聚書藉以招徠四方之

學者有膳田數十頃給之選太學中通經者授以他官領洞事以職教授自江南北為學者爭湊焉常不數百人厨廩豐給太平興國初洞主明起建議以出入官而齒仕籍得州褒信簿既乏供餽李徒日散室廬隳壞因而廢焉

建州多佛刹

公言吾鄉建州山水奇秀梁江淹為建安令以為碧水丹山灵木珍草皆平生所至愛不覓行路之遠即吾邑也而巖谷幽勝土人多創佛刹落相望

偽唐日州所領十一場縣後分置邵武軍割隸劉州今所管六縣而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七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隸五十二僅千區而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為多也 並楊文公談苑

少虞自幼喜雜覽家居摘諸史雜記關於風化者纂
成此編題曰皇宋事實類苑始於本朝祖宗聖訓終
於風土雜志摭六十三卷少虞不敏豈敢有著述但
博舊而已攷之歲月越十寒暑更俟博洽君子訂焉
紹興戊寅九月日江少虞志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the rightmost column being the wides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faint, typical of a library catalog or a reference wor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style, possibly using a specific dialect or historical form of Chinese.





